

钩沉

诗韵墨香称誉江淮 箫声剑影名动公卿

——蠙山名士林李逸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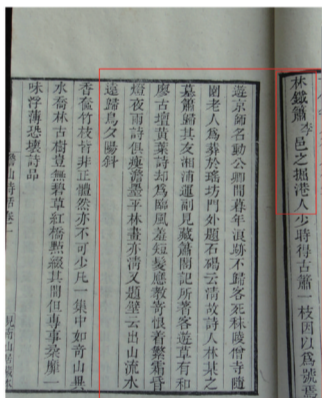
□ 吴剑坤

清乾隆时期的诗坛领袖袁枚在《赠林铁箫》一诗的开头咏有“西京王子渊，自溢为洞箫。于今二千年，清风吹寂寥。林君高才与敌，含商徵诗清绝。”的诗句。(袁襄，字子渊，蜀人。是西汉继司马相如之后的辞赋大家，一生留下《洞箫赋》等辞赋16篇)可见袁枚在诗中“林君”的诗才和音乐天赋十分赞赏。而林李(铁箫)之友、乾隆上元县知县张五典则有盛赞林君诗、书、箫兼资的诗句：“独操裂石穿云技，肯踏纤歌艳舞场。笔札风神出羲献，吟篇体格有齐梁。”

一、林君乃是蠙山子

一段时间以前，当今如东人仅从成书于清乾隆六十年(1785)的李斗《扬州画舫录》和清嘉庆《如皋县志》得知林李的大概。从清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七《列传二》载：“林李，工诗，精书法，善医术。所知交皆当代名公卿。足迹遍天下。歿于金陵。上元县丞张琨癸亥。字九标，号铁箫，尝得铁箫于市，因以自号云。”知道林李取“铁箫”为号的由来，且知林李是如皋人。但是，今人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不知道林李是掘港人。

所幸，数年前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阅清乾隆嘉庆诗人熊琏的著作时，偶然从其《渔仙诗话》里发现有“林铁箫李，邑之掘港人。少时得古箫一枝，因以为号焉。游京师名动公卿间。暮年浪迹不归，客死秣陵僧寺。随园老人为葬于瑶坊门外，题石碣云：清故诗人林某之墓。箫归其友湘浦副副，见藏笈阁记。所著《客游草》有和廖古坛黄叶诗”的记述，由此可知，林李是掘港人，着实令人兴奋不已。



熊琏《渔仙诗话》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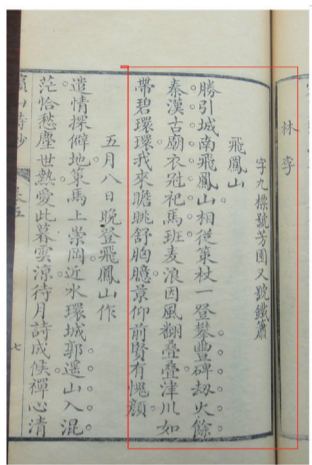
后来，笔者又陆续发现两则关于林李为掘港人的史料。

其一。在清嘉庆年间掘港场主簿魏聘年所主持编辑的《蠙山诗钞》卷五中载有“里人”林李的《飞凤山》等三首诗，亦可知林李确为掘港人。从诗前小传“林李，字九标，号芳园，又号铁箫”中知道，林李本来有号为“芳园”，“铁箫”之号当为后来因得箫所取。林李的《飞凤山》一诗为：

胜引城南飞凤山，

相从策杖一登攀。
丰碑劫火余秦汉，
古庙衣冠祀马班。
麦浪因风翻叠叠，
津川如带碧环环。
我来瞻眺舒胸臆，
景仰前贤有愧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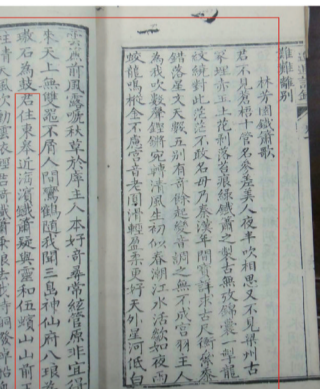
蠙山山前五柱清，
天风吹动云衣轻。
君倚铁箫乘浪去，
我持铜拔掉船迎。



林李《渔仙诗话》书影

其二。泰州名士仲鹤庆，字品崇，号松岚，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四川大邑知县，政声颇著，因为人刚直，被罢官归里。曾主如皋雒水等书院。仲松岚主讲雒水书院讲席三年，书法、诗文俱佳，文章诗赋冠绝一时，善写竹、兰、菊。与钱塘胡西垞、丹徒李萝村、兴化郑板桥等友善。和江片石、陈小山、吴梅原等九人结香山吟社。乾隆二十年，黄慎游丰利，住文园，曾与仲松岚、王竹楼等雅集。仲松岚与林李亦为多年好友，所著《渔仙诗话》十四卷，其中有《林芳园铁箫歌》与《林铁箫夜话》《邗上喜晤林铁箫》《东皋晤林铁箫》四诗，现录其《林芳园铁箫歌》一诗如下：

君不见苍梧十管名参差，
美人夜半吹相思；
又不见梁州古冢埋赤玉，
上花剥落苔痕绿。
铁箫之制古无考，
锦囊一掣龙纹绕，
对此茫茫不敢名，
毋乃秦汉年间宝？
详求古尺衡黍黍，
错落星天文，
数五别奇。
余起变音调之，
无不成宫羽。
主人为我吹数声，
铿锵宛转清风生，
初似春潮江水活，
款如夜雨蛟龙鸣，
似金不虑宫音老，
圆滑轻盈柔更好，
天外星河低白云，
帘前风露晚秋草。
於序主人本好奇，
寻常弦管原非宜，
得来天上无双器，
不屑人间鸾鹤随。
我闻三岛神仙府，
八琅为砦石为鼓，
君住东皋近海滨，
铁箫疑与灵和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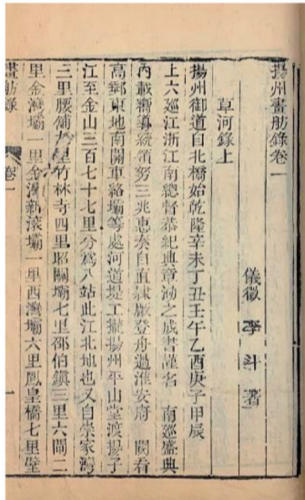
仲松岚《渔仙诗话》书影

蠙山为掘港别称。《林芳园铁箫歌》一诗中吟“君住东皋近海滨，铁箫疑与灵和伍。蠙山山前五柱清，天风吹动云衣轻。”也再次将林李是掘港人坐实。

在目前所见关于林李的诗文中多称林李为“林铁箫”或“林九标”，而称林李为“林芳园”的也仅见于仲松岚的《渔仙诗话》。

一句话：林李，字九标，号芳园，又号铁箫，掘港人。

二、曲江《画舫》载林君



李斗，清代戏曲作家。字北有，号艾塘，仪征人。乾隆年诸生。兼通戏曲、诗歌、音乐、数学。其所作《扬州画舫录》内容丰赡，包容极广，涵盖城池水系沿革、山川园林、寺观庙坛、市肆文物，备载风物掌故。此书是清代鼎盛时期扬州文明的实录。李斗于乾隆二十九年开始为《扬州画舫录》搜集资料，于乾隆六十年成书刊行，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全书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共分十八卷。

扬州自上方寺至长春桥称为“草河”，《扬州画舫录》“卷一 草河录”又分为上下两卷。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扬州书画家极多，兼之过客往来，代不乏人。考之志乘，书画无专门，皆

附入方伎部。而康熙府县志所载不过数人，雍正县志得十三人，较前略多。迨甘泉分县修志，得六十六人，而国朝画家不过十四人，皆扬州土著，书家不过三人，则其遗失多矣。兹自国初迄今各名家，先画后书，附录于此。”故《扬州画舫录》“卷一 草河录”下卷所录清初至乾隆六十年的书画名家，列清初书画家70余人，其中通如地区计有三人入列，分别记为：

“汤密，字人林，通州人。工诗画，墨竹法文与可。”

“吴嘉谟，字虞三，号蕙轩，如皋人。工兰竹，书法《圣教序》。为人磊落有奇气，尝游京师，书画与朱野云齐名。后归扬州，主蔡志蕙家，与之友善。志蕙字艾山，善画兰竹。”

“林李，字九标，号铁箫。少时得铁箫于曾井中，吹之清越，遂佩以自随，兼可辟邪。书法《圣教序》，称于世。”

掘港人林李之所以能列名其中，兴许是由于他长期游踪于扬州，其书法造诣得入李斗法眼，以及与他李斗在扬州删改戏曲词馆同事过较长时间有关。

乾隆五十五年秋十月，四十二岁的李斗到访如东汪氏丰利文园、刘氏荫深园，于文园驻留十余日，写下长诗《文园即事 赠汪春田观察》和《访刘氏荫深园》《过耕茶》《作歌赠于秋渚》诸诗。不知道李斗此行是否早前与李李、管涛的交往有关。

三、入职词馆似有因

乾隆皇帝在查处文字狱的过程中，早就关注民间戏剧剧本，他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密令军机大臣等：“……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伊龄阿、(苏州织造)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彻者，务为斟酌妥办。”于是，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在扬州建立删改戏曲词馆，词馆聘请了一批文人学者，与局者既有工诗词者，也有精通字画家，亦有通晓音律曲谱者，来去自由。该馆秉承乾隆旨意所查勘的剧目，抽彻、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计有元明清杂剧、传奇共九百八十种，一说有一千一百三十种。

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一，附有“扬州删改戏曲词馆同人”的名单，总校为黄文旸、李经，分校为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委员有朱二亭、罗两峰、李艾塘、林铁箫、闵莲峰、通州陈小山、如皋管童广、文涛、叶咏亭、汪剑潭、光等八十八人。其中，林李、陈梅、管涛皆为通如人。

林李可能由于善书工诗，有吹箫盛名，精于声律，与戏曲相涉，故得入职词馆为委员。北京大学博士生张惠思在其毕业论文《文人游幕与清代戏曲》中认为，入选者中“或善画如罗聘，或擅书法如林李、汪文锦、童钰等。”

由于入职词馆，林李得与凌廷堪、朱二亭、罗两峰等许多俊彦相交，乃是其人生一大幸事。(未完待续)

作为45万围垦大军中的一员，近日与几位“垦友”登上迤邐巍峨，如游龙翻腾似的百里海堤“洋口临港堤”段，极目俯瞰，堤外烟波浩渺、海天一色、货轮林立、舳舻相结；堤内村野绿茵、田畴如毯、工厂林立、港城繁荣。如东已阔步迈向陆海统筹发展新时代。

自20世纪50年代至2013年，全县共实施大型围垦工程25次，筑堤230多公里，共新增土地58万亩，工程土方量达4685.8万方，若筑成1米高1米宽的土堤可围绕地球赤道一圈多。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新如东。

我有幸参加3次围垦。20世纪70年代初，我借调公社团部，参加了环港、王家潭围垦工程。担任团部财供员，负责由上级配发给全公社民工的计划物资以及每个民工按每日以二角钱半斤大米补贴的分发和结算。还兼任宣传员，负责全公社围垦工地的大批判专栏、语录牌、红旗、彩旗，把整个围垦工地营造出红旗招展、号子连天、你追我赶、拦海造田的强烈气氛，同时，配备高音喇叭，通过宣传工地好人好事、斗天战海的英雄事迹，鼓舞振作民工士气。除此繁杂任务外，我还主动承担起夜晚护堤巡察任务。好让年纪偏大的领导晚上休息好，白天有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特别在大汛期，要冒着严寒，顶着朔风，巡防在海堤上，以防潮水侵袭，确保万无一失，由于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得到领导赞扬。

每年汛期都有大风大潮，海堤都要受到海潮侵蚀，需要在下一汛到来之前及时抢修维护。我作为大队主要领导，必须在县和公社指挥部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船只将民工住宿草棚所用骨架、草帘、草垫、铺草及粮草、锅瓢碗灶运到工地，支搭棚帐，让民工休息好。冬天有寒风，夏天有蚊虫，冬天吃的黄芽菜，夏天喝的冬瓜汤……每天起早带晚，披星戴月在工地。我虽没有挑硬硬任务，但都与民工分甘共苦，抽出时间和民工并肩战斗在挑泥一线，带领全大队民工每次都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工程进度一直位居全公社前列，得到上下好评。

1981年冬天，县下达童店公社东凌围垦任务，公社领导层都年事已高，党委决定由我和另一位年龄较大的领导带领民工出征。其时我年方30出头，凭着年轻气盛和前两天围垦积累的经验，在党委和总指挥部的

辑佚

围垦往事

□ 田汉臣

坚强领导和实战考验及老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召开全团誓师大会，号召全团4000多民工发扬“与海龙王抢时间，下五洋捉鳖”和红军长征精神，不畏天寒，不惧地冻，不分分秒，苦干实干，奋战32天，顺利完成东凌围垦童店段围垦任务，得到了上级表扬。

围垦一般都在冬天进行，其时潮位低，怪潮少。但在那零度以下低温和不起橡胶靴的条件下，民工们面对刀割的寒风，冰冷的海水，刺脚的薄冰，光着流血的脚板，打着铿锵号子，每担挑着130多斤重的泥块，来回奔跑在工地上。从匡河挑一担泥上来已筋疲力尽，还要越过高埂青坎，送到堤上8.0，爬河坎攀堤顶，那一步步可谓步履维艰。真是，围垦难！难于上青天！因为时间太宝贵了，如不与海水抢时间，潮来将会前功尽弃，目标总任务是要堤成河成。

回想起童店公社与南通县二公社一河之隔，两岸农民的劳力负担和劳动强度有着天壤之别。原童店牛场村有3个生产队因遥望港开挖到二交，由于不属一个县，他们没有围垦任务。我们不仅要围垦，而且每年还得春修、秋修。那时生产队和社员为历次围垦工程作出了无私奉献比如稻子，缴足公粮，留足种子，有的低产队所剩无几。围垦工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连生产队集体饲养的猪、羊都要提前宰好送到工地，慰劳前线民工。

1981年，我担任童店公社围垦指挥部负责人时，做了一次调查统计，全公社22个大队的带队负责人已有15人仙逝，我们家的2个生产队常年参加围垦30多人，现只剩4人，虽不是因围垦而较早逝世，但与围垦吃辛苦有一定关系。如今在罗金敛银的滩涂上，已建成10~30万吨级深水大港、LNG接受站；洋口港区桐昆、金光、中圣等8个百亿项目；小洋口国家中心渔港、刘埠渔港以及船舶修造、水产品加工、集育苗、特种水产养殖为一体的养殖区；以科研院所实验基地为依托的进行海洋医药、海洋生物开发为主体的高新技术……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50多年过去了，45万垦荒者们，你们为再造一个新如东作出的贡献，人民一定会记住你们！历史一定会记住你们！



洪祖仁 摄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